

# 中国现代文学

## 经典阅读

ZHONGGUO XIANDAI WENXUE JINGDIAN YUEDU

程光炜 编选

- 与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（第三版）相配套的作品选。
- 每篇作品附《延伸阅读》，为师生阅读作品提供思路与导向。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  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-7  
中国现代文学

经典阅读

ZHONGGUO XIANDAI WENXUE JINGDIAN YUEDU

程光炜 编选



郑州大学 \*040107792951\*

I209.6-43  
C747.03+2

I209.6-43  
C747.03+2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  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阅读/程光炜编选. —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2.3

(博雅大学堂·中国语言文学)

ISBN 978-7-301-13832-8

I. ①中… II. ①程… III. ①中国文学: 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高等学校教材 IV. ①I21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18538 号

书 名：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阅读

著作责任者：程光炜 编选

责任编辑：张雅秋

标准书号：ISBN 978-7-301-13832-8/I · 2399

出版发行：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
网 址：<http://www.pup.cn> 电子邮箱：[pkuwsz@yahoo.com.cn](mailto:pkuwsz@yahoo.com.cn)

电 话：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

编辑部 62752022

印 刷 者：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：新华书店

650mm × 980mm 16 开本 31.25 印张 740 千字

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48.00 元

---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：010-62752024；电子邮箱：[fd@pup.pku.edu.cn](mailto:fd@pup.pku.edu.cn)

## 编选前言

学生学习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这门课程，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阅读文学作品。只有直观地大量地阅读文学作品，文学史的视野和知识才能够逐步建立起来。当我们孤立地读某篇作品时，所获得的只是一些粗浅的主观性的印象，但是，当大量阅读不同时代、风格和流派的文学作品时，就不会再被孤立在一般印象中，而会在类似博物馆般的众多文学作品中产生对比性、参照性的阅读感受。当对比性、参照性的阅读感受产生时，我们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就会更加挑剔、严格，就会不仅仅感性地而是更理性地辨认出第一流的作家和作品，同时建立起自己的文学修养。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，文学的经典选本就是文学史的博物馆。当几十部、几百部文学作品经过编选者的认真筛选，被集中编入一本书时，文学史博物馆就出现在了读者的面前。在这座博物馆里，陈列着近百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各种流派、作家的作品，它们呈现着不同的文学风格，也呈现着参差不齐的文学探索、创作的历史状况。经常在这座博物馆里流连的人，有资格成为它的专业性读者。

本书编选者意识到，任何时期的文学作品选本，都受制于当时年代人们对于文学的认识、当时的史观和文学观。所以，编者在编选过程中，比较多地考虑了当前研究界的一些学科共识；入选作品的比例、分量，即是在此基础上形成。另外，在发表当时产生过一定影响的作品，在今天也许不符合“审美化”的要求，但是，由于它们对当时的文学观念、转型发挥过作用，所以，选入一些供学生阅读，能够增强阅读的历史感。它们不是毫无裨益的。对于学习本专业课程的学生来说，与其预先固定起自己的审美趣味，还不如先扩大阅读范围，了解更多文学流派和作家作品产生的背景；通过阅读这些作品，进一步了解当时的时代语境，也许是更为适当的。编选者认为，一个视野开阔、多重的阅读者，在专业素质上是优先于视野狭窄和单一的阅读者的。

本书中，每篇作品（包括存目）后面，都配有简单的“延伸阅读”，这样安排的目的是：

- 一、介绍近年来学术界研究文学作品的成果和动态。
- 二、通过简略解读找到进入文学作品的途径。

2011.9.7

# 目 录

	编选前言/1
	小 说
鲁 迅	
	狂人日记/1
	孔乙己/7
	阿 Q 正传(存目)/9
	伤逝——涓生的手记/10
郁达夫	
	沉沦/20
	过去/39
冰 心	
	斯人独憔悴(存目)/48
许地山	
	玉官(存目)/48
庐 隐	
	或人的悲哀(存目)/48
凌叔华	
	绣枕(存目)/49
王统照	
	山雨(存目)/49
叶圣陶	
	潘先生在难中(存目)/49
台静农	
	拜堂(存目)/50
废 名	
	桥/51
丁 玲	
	莎菲女士的日记/120
茅 盾	
	林家铺子/141
	蚀(存目)/161
	子夜(存目)/161

# 目 录

- 老 舍  
    断魂枪/162  
    月牙儿(存目)/166  
    老张的哲学(存目)/166
- 巴 金  
    寒夜(存目)/167  
    家(存目)/167
- 沈从文  
    萧萧/168  
    新与旧/176  
    边城/181
- 柔 石  
    二月(存目)/224
- 李劫人  
    死水微澜(存目)/224
- 沙 汀  
    在其香居茶馆里(存目)/224
- 艾 芜  
    山峡中(存目)/225
- 萧 红  
    小城三月/226  
    呼兰河传(存目)/238
- 施蛰存  
    梅雨之夕/239
- 张天翼  
    砾柱/245
- 师 陀  
    马兰(存目)/254
- 张恨水  
    啼笑因缘(存目)/254
- 张爱玲  
    金锁记/255  
    倾城之恋/277  
    十八春(存目)/297
- 钱锺书  
    灵感(存目)/298  
    猫(存目)/298  
    围城(存目)/298

# 目 录

- 赵树理  
    小二黑结婚/299
- 孙犁  
    嘱咐(存目)/307
- 路翎  
    平原(存目)/307  
    饥饿的郭素娥(存目)/307
- 周立波  
    暴风骤雨(存目)/308
- 诗 歌
- 胡适  
    鸽子/309
- 郭沫若  
    天上的市街/310  
    夕暮/311  
    凤凰涅槃(存目)/311
- 冰心  
    繁星(节选)/312  
    春水(节选)/313
- 汪静之  
    伊底眼/314
- 李金发  
    里昂车中/315
- 朱湘  
    采莲曲/316
- 徐志摩  
    再别康桥/317  
    雪花的快乐/318  
    沙扬娜拉——赠日本女郎/318
- 闻一多  
    死水/319  
    天安门/320
- 冯至  
    北游及其它(存目)/320  
    十四行集(节选)/321

# 目 录

- 戴望舒  
    雨巷/330  
    我的素描/331  
    我底记忆/332
- 何其芳  
    预言/333
- 臧克家  
    老马/334
- 卞之琳  
    断章/334  
    尺八/335
- 殷夫  
    别了,哥哥(存目)/336
- 艾青  
    大堰河,我的保姆(存目)/336  
    手推车/337  
    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/338  
    我爱这土地/339
- 田间  
    假如我们不去打仗(存目)/340
- 绿原  
    给天真的乐观主义者(存目)/340
- 杜运燮  
    滇缅公路(存目)/340
- 穆旦  
    赞美/341  
    诗八首/343  
    自然底梦/345
- 郑敏  
    金黄的稻束(存目)/345
- 李季  
    王贵与李香香(存目)/346
- 散文
- 周作人  
    乌篷船/347  
    故乡的野菜/348  
    初恋/349  
    若子/350

# 目 录

- 鲁 迅  
藤野先生(存目)/353  
百草园(存目)/353
- 朱自清  
荷塘月色/354  
背影(存目)/355  
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/356
- 俞平伯  
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/361
- 丰子恺  
给我的孩子们/365  
秋/367
- 何其芳  
画梦录(节选)/369
- 茅 盾  
白杨礼赞(存目)/372
- 李广田  
回声(存目)/372
- 萧 红  
回忆鲁迅先生(存目)/372
- 吴伯箫  
马(存目)/373
- 沈从文  
沈从文家书(节选)/374
- 梁实秋  
雅舍/379
- 张爱玲  
自己的文章/381  
谈音乐/384
- 孙 犀  
织席记/389

## 戏 剧

- 丁西林  
一只马蜂(存目)/391
- 田 汉  
名优之死(存目)/391

# 目 录

- 曹 禺  
雷雨/392  
日出(存目)/490  
北京人(存目)/490
- 夏 衍  
上海屋檐下(存目)/490
- 郭沫若  
屈原(存目)/491
- 贺敬之等  
白毛女(存目)/491

## 小 说

# 狂人日记

鲁 迅

某君昆仲，今隐其名，皆余昔日中学校时良友；分隔多年，消息渐阙。日前偶闻其一大病；适归故乡，迂道往访，则仅晤一人，言病者其弟也。劳君远道来视，然已早愈，赴某地候补矣。因大笑，出示日记二册，谓可见当日病状，不妨献诸旧友。持归阅一过，知所患盖“迫害狂”之类。语颇错杂无伦次，又多荒唐之言；亦不著月日，惟墨色字体不一，知非一时所书。间亦有略具联络者，今撮录一篇，以供医家研究。记中语误，一字不易；惟人名虽皆村人，不为世间所知，无关大体，然亦悉易去。至于书名，则本人愈后所题，不复改也。七年四月二日识。

### 一

今天晚上，很好的月光。

我不见他，已是三十多年；今天见了，精神分外爽快。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，全是一发昏；然而须十分小心。不然，那赵家的狗，何以看我两眼呢？

我怕得有理。

### 二

今天全没月光，我知道不妙。早上小心出门，赵贵翁的眼色便怪：似乎怕我，似乎想害我。还有七八个人，交头接耳的议论我，又怕我看见。一路上的人，都是如此。其中最凶的一个人，张着嘴，对我笑了一笑；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，晓得他们布置，都已妥当了。

我可不怕，仍旧走我的路。前面一伙小孩子，也在那里议论我；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，脸色也都铁青。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，他也这样。忍不住大声说，“你告诉我！”他们可就跑了。

我想：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，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；只有廿年以前，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，踹了一脚，古久先生很不高兴。赵贵翁虽然不认识他，一定也听到风声，代抱不平；约定路上的人，同我作冤对。但是小孩子呢？那时候，他们还没有出世，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，似乎怕我，似乎想害我。这真教我怕，教我纳罕而且伤心。

我明白了。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！

### 三

晚上总是睡不着。凡事须得研究，才会明白。

他们——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，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，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，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；他们那时候的脸色，全没有昨天这么怕，也没有这么凶。

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个女人，打他儿子，嘴里说道，“老子呀！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！”他眼睛却看着我。我出了一惊，遮掩不住；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，便都哄笑起来。陈老五赶上前，硬把我拖回家中了。

拖我回家，家里的人都装作不认识我；他们的眼色，也全同别人一样。进了书房，便反扣上门，宛然是关了一只鸡鸭。这一件事，越教我猜不出底细。

前几天，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，对我大哥说，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，给大家打死了；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，用油煎炒了吃，可以壮壮胆子。我插了一句嘴，佃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。今天才晓得他们的眼光，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样。

想起来，我从顶上直冷到脚跟。

他们会吃人，就未必不会吃我。

你看那女人“咬你几口”的话，和一伙青面獠牙人的笑，和前天佃户的话，明明是暗号。我看出了他话中全是毒，笑中全是刀，他们的牙齿，全是白厉害的排着，这就是吃人的家伙。

照我自己想，虽然不是恶人，自从踹了古家的簿子，可就难说了。他们似乎别有心思，我全猜不出。况且他们一翻脸，便说人是恶人。我还记得大哥教我做论，无论怎样好人，翻他几句，他便打上几个圈；原谅坏人几句，他便说“翻天妙手，与众不同。”我那里猜得到他们的心思，究竟怎样；况且是要吃的时候。

凡事总须研究，才会明白。古来时常吃人，我也还记得，可是不甚清楚。我翻开历史一查，这历史没有年代，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“仁义道德”几个字。我横竖睡不着，仔细看了半夜，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，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“吃人”！

书上写着这许多字，佃户说了这许多话，却都笑吟吟的睁着怪眼睛看我。

我也是人，他们想要吃我了！

### 四

早上，我静坐了一会。陈老五送进饭来，一碗菜，一碗蒸鱼；这鱼的眼睛，白而且硬，张着嘴，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。吃了几筷，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，便把他兜肚连肠的吐出。

我说，“老五，对大哥说，我闷得慌，想到园里走走。”老五不答应，走了，停一会，可就来开了门。

我也不动，研究他们如何摆布我；知道他们一定不肯放松。果然！我大哥引了一个老头子，慢慢走来；他满眼凶光，怕我看出，只是低头向着地，从眼镜横边暗暗看我。大哥说，“今天你仿佛很好。”我说“是的。”大哥说，“今天请何先生来，给你诊一诊。”我说“可以！”其实我岂不知道这老头子是刽子手扮的！无非借了看脉这名目，揣一揣肥瘠：

因这功劳，也分一片肉吃。我也不怕；虽然不吃人，胆子却比他们还壮。伸出两个拳头，看他如何下手。老头子坐着，闭了眼睛，摸了好一会，呆了好一会；便张开他鬼眼睛说，“不要乱想。静静的养几天，就好了。”

不要乱想，静静的养！养肥了，他们是自然可以多吃；我有什么好处，怎么会“好了”？他们这群人，又想吃人，又是鬼鬼祟祟，想法子遮掩，不敢直捷下手，真要令我笑死。我忍不住，便放声大笑起来，十分快活。自己晓得这笑声里面，有的是义勇和正气。老头子和大哥，都失了色，被我这勇气正气镇压住了。

但是我有勇气，他们便越想吃我，沾光一点这勇气。老头子跨出门，走不多远，便低声对大哥说道，“赶紧吃罢！”大哥点点头。原来也有你！这一件大发见，虽似意外，也在意中：合伙吃我的人，便是我的哥哥！

吃人的是我哥哥！

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！

我自己被人吃了，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！

## 五

这几天是退一步想：假使那老头子不是刽子手扮的，真是医生，也仍然是吃人的人。他们的祖师李时珍做的“本草什么”上，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；他还能说自己不吃人么？

至于我家大哥，也毫不冤枉他。他对我讲书的时候，亲口说过可以“易子而食”；又一回偶然议论起一个不好的人，他便说不但该杀，还当“食肉寝皮”。我那时年纪还小，心跳了好半天。前天狼子村佃户来说吃心肝的事，他也毫不奇怪，不住的点头。可见心思是同从前一样狠。既然可以“易子而食”，便什么都易得，什么人都吃得。我从前单听他讲道理，也胡涂过去；现在晓得他讲道理的时候，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，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。

## 六

黑漆漆的，不知是日是夜。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。狮子似的凶心，兔子的怯弱，狐狸的狡猾，……

## 七

我晓得他们的方法，直接杀了，是不肯的，而且也不敢，怕有祸祟。所以他们大家连络，布满了罗网，逼我自戕。试看前几天街上男女的样子，和这几天我大哥的作为，便足可悟出八九分了。最好是解下腰带，挂在梁上，自己紧紧勒死；他们没有杀人的罪名，又偿了心愿，自然都欢天喜地的发出一种呜呜咽咽的笑声。否则惊吓忧愁死了，虽则略瘦，也还可以首肯几下。

他们是只会吃死肉的！——记得什么书上说，有一种东西，叫“海乙那”的，眼光和样子都很难看；时常吃死肉，连极大的骨头，都细细嚼烂，咽下肚子去，想起来也教人害

怕。“海乙那”是狼的亲眷，狼是狗的本家。前天赵家的狗，看我几眼，可见他也同谋，早已接洽。老头子眼看着地，岂能瞒得我过。

最可怜的是我的大哥，他也是人，何以毫不害怕，而且合伙吃我呢？还是历来惯了，不以为非呢？还是丧了良心，明知故犯呢？

我诅咒吃人的人，先从他起头；要劝转吃人的人，也先从他下手。

## 八

其实这种道理，到了现在，他们也该早已懂得，……

忽然来了一个人；年纪不过二十左右，相貌是不很看得清楚，满面笑容，对了我点头，他的笑也不像真笑。我便问他，“吃人的事，对么？”他仍然笑着说，“不是荒年，怎么会吃人。”我立刻就晓得，他也是一伙，喜欢吃人的；便自勇气百倍，偏要问他。

“对么？”

“这等事问他什么。你真会……说笑话。……今天天气很好。”

天气是好，月色也很亮了。可是我要问你，“对么？”

他不以为然了。含含胡胡的答道，“不……”

“不对？他们何以竟吃？！”

“没有的事……”

“没有的事？狼子村现吃；还有书上都写着，通红斩新！”

他便变了脸，铁一般青。睁着眼说，“有许有的，这是从来如此……”

“从来如此，便对么？”

“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；总之你不该说，你说便是你错！”

我直跳起来，张开眼，这人便不见了。全身出了一大片汗。他的年纪，比我大哥小得远，居然也是一伙；这一定是他娘老子先教的。还怕已经教给他儿子了；所以连小孩子，也都恶狠狠的看我。

## 九

自己想吃人，又怕被别人吃了，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，面面相觑。……

去了这心思，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，何等舒服。这只是一条门槛，一个关头。他们可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，都结成一伙，互相劝勉，互相牵掣，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。

## 十

大清早，去寻我大哥；他立在堂门外看天，我便走到他背后，拦住门，格外沉静，格外和气的对他说，

“大哥，我有话告诉你。”

“你说就是，”他赶紧回过脸来，点点头。

“我只有几句话，可是说不出来。大哥，大约当初野蛮的人，都吃过一点人。后

来因为心思不同，有的不吃人了，一味要好，便变了人，变了真的人。有的却还吃，——也同虫子一样，有的变了鱼鸟猴子，一直变到人。有的不要好，至今还是虫子。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，何等惭愧。怕比虫子的惭愧猴子，还差得很远很远。

易牙蒸了他儿子，给桀纣吃，还是一直从前的事。谁晓得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，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；从易牙的儿子，一直吃到徐锡林；从徐锡林，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。去年城里杀了犯人，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，用馒头蘸血舐。

他们要吃我，你一个人，原也无法可想；然而又何必去入伙。吃人的人，什么事做不出；他们会吃我，也会吃你，一伙里面，也会自吃。但只要转一步，只要立刻改了，也就人人太平。虽然从来如此，我们今天也可以格外要好，说是不能！大哥，我相信你能说，前天佃户要减租，你说过不能。”

当初，他还只是冷笑，随后眼光便凶狠起来，一到说破他们的隐情，那就满脸都变成青色了。大门外立着一伙人，赵贵翁和他的狗，也在里面，都探头探脑的挨进来。有的是看不出面貌，似乎用布蒙着；有的是仍旧青面獠牙，抿着嘴笑。我认识他们是一伙，都是吃人的人。可是也晓得他们心思很不一样，一种是以为从来如此，应该吃的；一种是知道不该吃，可是仍然要吃，又怕别人说破他，所以听了我的话，越发气愤不过，可是抿着嘴冷笑。

这时候，大哥也忽然显出凶相，高声喝道，

“都出去！疯子有什么好看！”

这时候，我又懂得一件他们的巧妙了。他们岂但不肯改，而且早已布置；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上我。将来吃了，不但太平无事，怕还会有人见情。佃户说的大家吃了一个恶人，正是这方法。这是他们的老谱！

陈老五也气愤愤的直走进来。如何按得住我的口，我偏要对这伙人说，

“你们可以改了，从真心改起！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，活在世上。

你们要不改，自己也会吃尽。即使生得多，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，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！——同虫子一样！”

那一伙人，都被陈老五赶走了。大哥也不知那里去了。陈老五劝我回屋子里去。屋里面全是黑沉沉的。横梁和椽子都在头上发抖；抖了一会，就大起来，堆在我身上。

万分沉重，动弹不得；他的意思是要我死。我晓得他的沉重是假的，便挣扎出来，出了一身汗。可是偏要说，

“你们立刻改了，从真心改起！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，……”

## 十一

太阳也不出，门也不开，日日是两顿饭。

我捏起筷子，便想起我大哥；晓得妹子死掉的缘故，也全在他。那时我妹子才五岁，可爱可怜的样子，还在眼前。母亲哭个不住，他却劝母亲不要哭；大约因为自己吃了，哭起来不免有点过意不去。如果还能过意不去，……

妹子是被大哥吃了，母亲知道没有，我可不得而知。

母亲想也知道；不过哭的时候，却并没有说明，大约也以为应当的了。记得我四五岁时，坐在堂前乘凉，大哥说爷娘生病，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，煮熟了请他吃，才算好人；母亲也没有说不行。一片吃得，整个的自然也吃得。但是那天的哭法，现在想起来，实在还教人伤心，这真是奇极的事！

## 十二

不能想了。

四千年 来时时吃人的地方，今天才明白，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；大哥正管着家务，妹子恰恰死了，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，暗暗给我们吃。

我未必无意之中，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，现在也轮到我自己，……

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，当初虽然不知道，现在明白，难见真的人！

## 十三

没有吃过人的孩子，或者还有？

救救孩子……

1918年4月

**延伸阅读：**参见雁冰：《读〈呐喊〉》，1923年10月8日《时事新报》副刊《学灯》。沈雁冰（即茅盾）的评论，是我们理解这篇小说的重要途径之一。除此之外，茅盾还有多篇评论鲁迅小说创作的文章值得注意，有些观点至今都被研究者引用。作为现代文学最早质疑儒家文化的短篇小说，“狂人”的形象一直被认为是五四后重建个人价值的重要案例。这种由鲁迅所创立的人物模式，对后来新文学创作产生了至深影响。

# 孔乙己

鲁迅

鲁镇的酒店的格局，是和别处不同的：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，柜里面豫备着热水，可以随时温酒。做工的人，傍午傍晚散了工，每每花四文铜钱，买一碗酒，——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，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，——靠柜外站着，热热的喝了休息；倘肯多花一文，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，或者茴香豆，做下酒物了，如果出到十几文，那就能买一样荤菜。这些顾客，多是短衣帮，大抵没有这样阔绰。只有穿长衫的，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，要酒要菜，慢慢地坐喝。

我从十二岁起，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，掌柜说，样子太傻，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，就在外面做点事罢。外面的短衣主顾，虽然容易说话，但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也很不少。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，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，又亲看将壶子放在热水里，然后放心：在这严重监督之下，羼水也很为难。所以过了几天，掌柜又说我干不了这事。幸亏荐头的情面大，辞退不得，便改为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职务了。

我从此便整天的站在柜台里，专管我的职务。虽然没有什么失职，但总觉有些单调，有些无聊。掌柜是一副凶脸孔，主顾也没有好声气，教人活泼不得；只有孔乙己到店，才可以笑几声，所以至今还记得。

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。他身材很高大；青白脸色，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；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。穿的虽然是长衫，可是又脏又破，似乎十多年没有补，也没有洗。他对人说话，总是满口之乎者也，教人半懂不懂的。因为他姓孔，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“上大人孔乙己”这半懂不懂的话里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，叫作孔乙己。孔乙己一到店，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，有的叫道，“孔乙己，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！”他不回答，对柜里说，“温两碗酒，要一碟茴香豆。”便排出九文大钱来。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，“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！”孔乙己睁大眼睛说，“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……”“什么清白？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，吊着打。”孔乙己便涨红了脸，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，争辩道，“窃书不能算偷……窃书！……读书人的事，能算偷么？”接连便是难懂的话，什么“君子固穷”，什么“者乎”之类，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：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。

听人家背地里谈论，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，但终没有进学，又不会营生；于是愈过愈穷，弄到将要讨饭了。幸而写得一笔好字，便替人家抄书，换一碗饭吃。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，便是好喝懒做，坐不到几天，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，一齐失踪。如是几次，叫他抄书的人也没有了。孔乙己没有法，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。但他在我店里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，就是从不拖欠；虽然间或没有现钱，暂时记在粉板上，但不出一月，定然还清，从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。

孔乙己喝过半碗酒，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，旁人便又问道，“孔乙己，你当真认识